



周秋鹏◎著

“打工仔”

都市喜剧和励志传奇。

“癞蛤蟆”与“白天鹅”的另类邂逅，且看底层打工仔如何轻松赢得美女和金钱？

《打工族》2009-2010连续两年跟踪连载，重磅推荐！

上一秒钟在地狱，下一秒钟在天堂。

世界变得再快，没有脑子转得快。

大众文艺出版社

捡到一个美女 和 5000 万现金

周秋鹏◎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捡到一个美女和 5000 万现金/周秋鹏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80240-756-5

I. ①捡…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1515 号

书 名	捡到一个美女和 5000 万现金
著 者	周秋鹏
责任编辑	冰 宏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43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我叫阿商，是一个民工 / 001

▶第二章

我叫吴商，是总经理助理 / 029

▶第三章

温柔乡里神魂颠倒 / 056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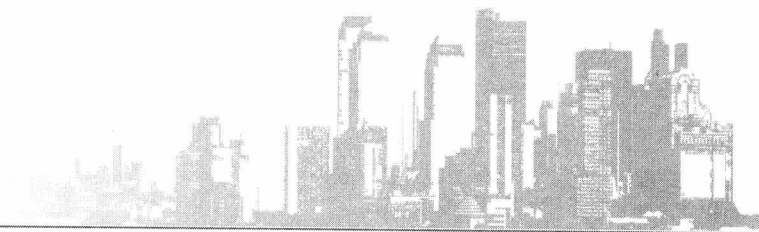
生意场上生死存亡 / 083

▶第五章

商哥，小弟带你去个好地方 / 111

▶第六章

又被枪口顶住脑门 / 137



►第七章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 164

►第八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193

►第九章

生命在于挣扎 / 222

►第十章

拎着菜刀去拼搏 / 246

►第十一章

山穷水复疑无路 / 274

►第十二章

峰回路转，一路平安 / 301





第一章

我叫阿商，是一个民工

1 吓得半死

粤东是一个小县城，但是却造了一个比航空母舰还大的建筑物，叫环亚鞋城。真是奇怪。我看那个老板脑子有点儿问题。不就是卖鞋子的嘛，又不是卖大米，全国人民天天都要吃的，而且一天要吃三顿，摊子搞大一点还可以，卖鞋子，总不见得每人每天穿三双鞋吧？我很想建议环亚的老板，把环亚鞋城改成环亚米城。不要卖鞋子了，那东西不好卖，像我，买一双鞋至少穿两年，而且还是胶鞋，很便宜的，就二十几块。但是，每天被我吃掉的大米至少两斤以上。算算，两年被我吃掉的大米有多少？1500斤，一块钱一斤，也得1500块！花了几个亿，造这么大的房子，反正是做生意的，我看还是卖大米合算。至少我可以保证，如果把环亚鞋城改成环亚米城，我吃的大米，就全部在环亚买了。

当然，环亚老板肯定不会听我的。记得他有一次在会上讲话，说要是全国人民都来环亚鞋城买双鞋，那就可以卖13亿双鞋，每双鞋只要赚3块钱，一年就赚39亿，听得大家不停拍手。他不想想，如果听我的，把环亚鞋城改成环亚米城，让全国人民每人来买10斤米，那是什么概念，100斤呢？我扳着手指头也数不过来，到底可以卖掉多少斤米，赚多少钱。那老板，牛得很哪。就是那个胡老板，那天他来鞋城视察，其实就是来逛逛，被我们看到了，认为机会难得，弟兄们就集合起来，一下子把他的车包围起来。干什么？工程队欠了我们民工三个月工钱，跟包工头要，连门都没有，反正这鞋城是老板造的，那就干脆把老板围起来，好歹也得有点儿说法。结果呢？那胡老板脸色一沉，司机马上油门一踩，那宝马就朝着弟兄们飙了过来。怪不得前一阵报纸上老是说宝马杀人，一点不假，幸亏我跑得快，否则说不定就要光荣牺牲了，运气好点也得去残疾人联合会报到。这不，阿根刚好挡在车前，闪得慢了一点，一条腿骨折，大中更倒霉，在车边，以为没事，结果吃了人高马大的亏，屁股被转向灯刮了一下，一个狗吃屎扑到地上，屁股上肉厚，倒没什么大不了的，却跌掉两颗门牙。



那胡老板，真他娘的牛。不就是钱多嘛。奶奶的，等哪天我也有了钱，我就把钱一捆一捆扎起来，惹火了我就用钱当砖头砸破你的头！不过，要想让我这个每天在工地上扛水泥的民工，变成一个有钱人，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我每天都在想，但也无非是几中途径。一，闭上眼睛，做梦。二、买六合彩，中特码。三、抢银行。四、贩白粉。其它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当然，这几种途径，还是第一种最容易，最有可能实现。

现在，我就正在尝试实现第一种方案。我躺在环亚鞋城丁区，一间还没完工的商铺里，身上盖着半年多没洗的被子，闻着我的汗味和胶鞋、袜子散发出来的混合味，闭上眼睛，看到自己已经换上西装，戴上领带，那双自从穿上就没洗过的胶鞋也扔了，穿上一双打得很亮的皮鞋，坐进我的那辆比胡老板那辆还新的宝马来，旁边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

世界上好的事情总是像流星划过天际，短暂而又美丽。正在我渐入佳境，开始体验有钱人的快感时，身体里突然产生一种非常扫兴的反应，要撒尿了。我想，还是先憋一下吧。但是，很快西装没有了，领带没有了，接着，皮鞋、宝马、美女也都没有了。剩下来的只有我的被子、身上，鞋袜散发出来的浓郁气息。唉，好景不长哪。

我很不情愿地爬起来，套上胶鞋，出门去找个地方解决问题。应该是半夜过后了。我慢吞吞地在一条巷道里走着。整个环亚鞋城笼罩在一片黑暗与寂静之中。这座庞大的建筑物，据说有30万平方米，里面分布着一条一条的巷道，每条巷道从一头到另一头都有一里多路，巷道两边是排列整齐的商铺，由于规模实在太多，请了很多工程队在建造，据说最多的时候有一万多人在工地干活，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有几个区已经完工了，还有几个区剩下一些扫尾工程，被我们工程队承包了，也就二三十个人。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就直接住在鞋城那些未完工的商铺里。我顺着巷道往鞋城深处走去。厕所离得太远，而且晚上除我们住的地方外，其它地方全部停电，所以我不打算去的。在我们住处附近也不好，随地拉撒会有味道，被弟兄们闻到了，也不够意思。比较合适的做法，是走到商场深处，找一间没装修的商铺，把那泡东西放掉完事。

在黑暗的巷道里走了一段，出现一个十字路口，我拐了个弯，朝着更深的地方走去。巷道里真黑，因为里面没窗户的，没有任何光透进来。幸亏我在里面干得久了，对环境非常熟悉，就是闭着眼睛也能自由自在地游走。我听到我的脚步声，在巷道里发出闷闷的回声。这么大的一座建筑，里面就我一个人在活动。我觉得有点儿像拍惊险片。一间一间未完工的商铺，连门都没装，像一张一张呐喊的嘴，在我的身边无声无息地等待着。我看不见，但我可以感觉得到。

我忽然想到，会不会遇到鬼啊？这里面实在太黑暗了，实在太寂静了。除了我，连老鼠都没有一只。我想，要是前方站着一个鬼，或者身后有一个鬼跟着我，那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我的心里有点儿发毛，就不大敢再往前走了。于是，我就近摸到了一间商铺里，解开裤子，开始解决问题。



已经是初冬了，南方的气候，虽然比北方炎热，但是到了半夜过后，还是有点儿寒意。我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解决完问题后，我站着没动。不知什么原因，我不大敢转身，因为我感觉到身后站着一个人。我担心自己一转身，那人会突然张开大嘴，露出满嘴尖利的牙齿。当然，我也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用不着自己吓自己，吓坏了没人负责的。

我最终还是转过身去，打算回到住处去继续睡觉。

这时候，我却听到了一种声音。

我的毛发马上竖了起来。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地方，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用砖头、水泥、石膏板、地砖建造的一间一间商铺，它们是不会发出声音的。而我分明发现，那种声音不是由我发出来的。而且，声音离我很近。这种半夜三更，也根本不可能有人到这里来。小偷？那也不可能，因为商场的门全部关上了。我的民工弟兄？也不可能，刚才我出门时，没有看到有人出来，怎么会一下子出现在我附近呢？除非是飞过来。难道真的有鬼？我连气都不敢出，身子贴在商铺里的墙壁上，紧张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是脚步声。

我听出来了，虽然很轻，但可以判断出是一阵脚步声。就在离开我十几米的巷到里，有脚步声在一点一点移过来。谁，会在这个时间，到这里来呢？我飞快地思索着，这里，是一片未完工的商铺，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没有人，也没有理由，在这种时间，到这里来。除了我，一个住在鞋城里面的民工，需要撒尿，才会无意间走到这里来。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听到脚步越移越近，我的心也越跳越快。我心想，不管是谁，该走过去，就过去吧。只要我没事，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等待着。那脚步声，就一点一点地移到了我呆的商铺门口。我贴在墙壁上，看到门外出现一团模糊的黑影。那黑影，在门口就不动了。

我快要崩溃了。难道是冲着我来的？那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我在里面？一个人怎么会有这种能力？我一边发着抖，一边看着门外那团黑影，企盼着对方不会发现我，并能离去。这时候，我看到那团黑影似乎在变化，突然，听到“噗”的一声，在黑影前面出现一团光环。我定睛一看，是一只手，打着了一个打火机，冒出一点火苗。在光环后面，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人，而且，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

2 昏过去了

这个女人把我吓得半死。虽然我是非常喜欢美女的。平时在大街上，公交车上，只要遇到美女，我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并想入非非。我总以为，上帝让我看到一个美女，就是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相当于给我多发一笔工钱，或者叫精神工钱，上



帝其实也是很向着我的啊。但是，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女人，而且在打火机发出的那圈昏黄的光环后面，我一眼看出这是一个美女，但我丝毫没有产生领到精神工钱的惊喜，而是感到无法抵御的恐惧。

我顿时两腿发软，眼睛发黑，就要吓昏过去。这时候，我突然听到“啊”的一声尖叫，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打火机的光环消失了，然后是“噗通”的一声，我马上反应过来，肯定是那个女人抢先一步昏过去了。

这样，我就没有再吓昏过去。

我站在黑暗中，仍然一动不动，紧张地想着对策。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那团黑影已经不见了。可能是倒在地上，也有可能已经没有了。或者，本身就是一种不存在的幻象？人在恐惧之中，想法就比较奇特。我最初的判断是遇到了鬼。一个女鬼，她先显一下形，然后就装出害怕的样子，倒在地上，同时也是挡住我的去路，然后就等着我过去了。我过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是想让我俯下身去，拉她起来？那么，我只要一弯腰，她其实早已在黑暗中张开双手，用尖利的手指掐住我的脖子。也有可能用她的双手和我的双手拉住，然后越拉越紧，再也不放开，然后一下子扑进我的身体里。

这样想着，我就更加不敢乱动了。

我也想到悄悄地从她那里绕过去，或者跨过去，但是觉得也不安全，因为我看到她刚才站的位置，在判断一下倒地的角度，刚好把门口堵住了，我要是过去的话，无论是绕还是跨，她都可能突然向我袭击。但是，如果我迟迟不动的话，她会不会等得不耐烦，而变成一团阴风，游进来卷住我的身子？

我的冷汗就下来了。看来就算站着不动，也不见得安全。情急之中，我壮起胆问了一声：喂，你是谁？

没有回音。

听到自己的声音，我好像突然多了一个帮手，心里就有了点底气。看来，听人说独自走夜路，一边走一边唱歌壮胆是有道理的，因为听到自己的歌声时，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陪着你走并唱歌给你听，那么你就会有一种安全感。

我继续问：你，没事吧？

还是一片寂静。

我说：你不要吓人啊，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

除了我在说话外，没有人说话。我突然想到自己说的话，可能应该反过来理解，我是人，但我却还没被吓死，那么，可能对方是鬼，所以没有吓死我。而还有一种解释，我是人，对方不是鬼，也是人，结果被我吓了，现在倒在地上，会不会是被我吓死了啊？这么一想，我觉得问题严重了。是啊，人吓人，吓死人，可能是我这个人，吓死了另一个人！奶奶的，就是这么一事情。我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一顿要吃三海碗米饭，干活时扛两袋水泥都轻轻松松的，哪里会随随便便被吓死？人家一个女的，突然

看到我站在里面，肯定经不起吓的。

我不敢再多想，赶紧走过去，在门边蹲下来，先伸出手去，触摸一下，看身上是不是热的，如果是热的，应该是人，而且没事，如果是凉的，那么不管是不是人，我都完了。我的手在黑暗之中小心翼翼地游走着，然后就遇到了阻挡。先是一种温暖的、柔软的感觉。我判断自己的手已经落在一层纺织品的表面。而这层纺织品，应该是包裹着一个女人的身体，而且是活的，我松了一口气。

我的手放在那层温暖而又柔软的纺织品表面，然后轻轻地向前移动。我发现那表面不是平坦的，而是有坡度的，在向上方延伸，突然，我的手像触了电一样缩了回来。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我知道，我摸到什么了。黑暗中，我感到自己脸在发烫，心在狂跳，我居然摸到了那个地方！那可是我从来没有摸过的啊。虽然那么短暂，最多只有几秒钟，但这是我的第一次！那么温暖，那么柔软，虽然隔着那层纺织品，但还是可以感觉到里面的内容，那隆起的坡度，和弹性，像一颗原子弹，在我的指尖爆炸开来，一波一波地辐射到我的全身。

我是那么慌乱，那么窘迫，好在没人看见。接下来我再次伸出手去，这次我已经知道大致方位了，不敢顺着第一次的路线行进了。我让自己的手像一架战斗机一样调整了飞行角度，由平飞变成向低空俯冲，这样，我就准确地找到了她的手臂。她的手臂也在纺织品里面，但我依旧可以感觉到那种圆润，那种光滑，我的心再次一动。并联想到，这样一条手臂，要是搂住我的脖子，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情景。

我来不及多想，抓住她的手臂摇了摇，说：喂，你怎么啦？

她依旧没有动。

我把她连拉带扶的坐起来，让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然后用手指伸到她的鼻子底下，发现她在呼吸。看来她没事，就是昏过去了。她就依偎在我的怀里，像熟睡的样子。我稍微稳定一下情绪，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我马上意识到是从她的身体里发出来的，好香啊。但我说不清那是一种什么香味，反正让我闻了以后，头晕晕的，心痒痒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明显加快了，好像要干点什么，身上某个部位也开始蠢蠢欲动了。我不由自主地搂紧了她，感觉她的身体，是那么娇小玲珑，那么柔软光滑，散发出的香气也愈加浓郁了。我想，只要低一下头，就可以亲到她的嘴唇，稍一用力，舌头就可以冲进她的嘴里去。手只要再往下、往前移一点点，就可以再次摸到那两座小山。反正她已失去知觉，不会反抗。而且，也没人知道。我想，现在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做完了我就一走了之。这种机会平时很难遇到的啊。

在这样一座空旷无人的建筑物里，在这个半夜三更，我居然抱着一个失去知觉的美女，那么，我有什么理由不干点什么呢？我的脸碰到她的头发，有点儿痒，头发的气息也是那么青春，那么诱人。我深深闻着那头发的香气，忍不住用嘴唇凑上去碰一碰，感觉太美妙了。我想着让自己的手，从她微开的领口摸进去，我会摸到什么呢？



这样一想，我就愈加按捺不住了。因为我毕竟 23 岁了。我想女人。虽然父母在老家给我说了个对象，叫小英，一条腿生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时有点儿瘸，但人家父母还是不大愿意，我家实在太穷了，两间旧平房，住着我父母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要养猪，地方紧得连个插脚的位置都难找。小英她爸说了，除非我在外面挣到钱，彩礼给多给少无所谓，至少回家盖间新瓦房，就让小英过门，否则的话，连手都别想牵一下。再想想小英，脸色黄黄的，胸脯平平的，哪能跟我怀里这个美女比啊。光那味道，小英再怎么涂雪花膏也发不出来的。

看来，我不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反正这事除了天知、地知和我知外，就没有人知道了。再说这黑呼呼的，天也好，地也好，我也好，都看不清楚什么，到底干了什么，跟没干也没什么两样。

我就决定开始行动了。

3 大难临头

我最终还是抱着那个女人回到我的住处去了。

是的。我什么也没干。为什么呢？当然不是因为我很高尚，或者是想当坐怀不乱之类的典型。虽然干了点什么，你也看不见，我说什么也没干，你也不一定相信。这事情是越描越黑，很难说得清的，一笔带过吧，我可再次申明一下，我没干什么，就把她抱回住处了。我这么做，没有任何理由，就在一念之间。信不信由你。她的身体很轻，还没有一包水泥重。我一只手托住她的背，一只手抄起她的两条腿，脚步轻快地走到我的住处，把她放在我的地铺上。

这时候，我才真正看清她的样子。

她大概 20 多岁。看上去像个熟睡的天使。那双闭着的眼睛中间，有两道很长的睫毛，像小扇那样排开来，很迷人。她的脸形也很精美，微开的嘴唇显得高贵而又圣洁。她的身体，修长而又纤细，在黑色的套装里面，隐约露出流畅的线条。皮肤光滑得像瓷器，雪白柔嫩。我放肆地看着她，一边暗自庆幸刚才没有在黑暗之中，做出什么肮脏的举动，玷污了这朵清纯之花。一边也为自己丧失如此难得机会，而感到心痛。奶奶的，这么好看的美女，要是平时遇到了，连扫我一眼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想说上一句话、牵一下小手更是白日做梦，现在落到我的掌心，我却什么也没做，亏吃大了啊。不过，趁着现在她没醒，多看她几眼，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这时候我就看到她的眼皮动了一下，好像要醒过来了。我知道她吓得不轻，不敢再去惊动她，安静地守候在她旁边，随时准备为她服务。

她睁开了眼睛。我的灯光比较亮，让她有点儿刺眼。她眯着眼睛，一会儿就适应了。大概是闻到了身下的被子以及我的住处和我身上长期收藏的一些味道，她皱了一下眉头。我这才发现她的眉毛也很漂亮，细细的，长长的。我就想伸出一根手指，上

去轻轻画一下。

她开始朝两边看，大概想弄清自己在什么地方。

接着，她就看见了我。

当她的目光转到我的身上时，她就浑身一抖，脸色也变了，眼睛里涌起一种恐惧的神色。她紧紧盯住我，一动不动。我想，她肯定是想起昏倒前的经历了。我是她昏倒前看到的最后一个人。当然，也正是因为突然看到了我，才把她吓昏过去的。想想也是，在那样一个时间和地方，她打着打火机，突然看到黑暗之中站着一个人，当然会吓得半死。至于她在突然出现，而吓到了我，反倒是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赶紧向她露出讨好的笑容，说：对不起啊，吓到你了，真的对不起啊，你没事吧？

她依旧盯着我，没有说话。

我说：听得到我说话吗？魂回来了吧？要是把魂丢了，我马上帮你去喊回来。

她还是不说话。

我说：放心吧，你会没事的，躺一会儿就好了，要不要喝点水？我的杯子不大卫生，没敢倒给你喝，要是你不嫌脏，我可以……

她突然坐起来，说：这是什么地方？你是谁？

我说：你没看出来？这还是在环亚鞋城，你刚才在那边昏倒了，我把你带到这里来的，这是我的住处，我叫阿商，是在这里干活的民工。

她说：我怎么到这里来的？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的回答就不大顺畅了。我说：没，我没干什么，真的，我就一只手托着你的背，一只手抄起你的两条腿，把你……到这里来了。

她说：你抱过我？

我说：也不能算抱啊，只是托，就这样轻轻托着，你看，我手臂多粗，很有劲的，搬两包水泥都不会感到重，你很轻的，我把你托过来了。

她说：我不相信！你敢说，没有用你的脏手碰到过我其它地方？

我说：没，没有。我就碰到你的背，和你的腿弯，而且，其实我只是碰到你的衣服和裤子。

我尽量显得语气坚定，不容置疑。至于刚开始摸到她的位置，和闻她的头发，这些滔天罪行，看来打死我也不能承认的。

她依旧盯着我。

我说：真的，要不要我对天发誓？我什么都没做，连你的小手，都没拉一下。

她突然就话锋一转，说：你怎么会在那间商铺里？是谁叫你去的？

我说：我，这个……

我一阵语塞，觉得对着这么一个美女，说自己去干那事，终究有点儿说不出口，虽然我也不是一个文明人，但是好像有点儿不好意思。另外，我一时又找不到其它理由。



她说：不要再编了，爽点招吧，到底是谁派你去的？你又干了什么？

我说：我能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啊！

她说：你去骗三岁的小孩吧！没干什么？深更半夜不睡觉，到那个地方去，会没干什么？除非你的脑子有毛病！

我想，这问题我都没问你呢，那你又为什么深更半夜不睡觉，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就算找人约会，也不应该去那里啊。当然，我不敢多问。

她见我沒有回答，就站了起来。

我也跟着她站起来。

她说：我没有耐心等待，你最好赶紧招了，谁派你去干的，干了什么，如果你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我突然感到脚底生出一丝寒意，顺着小腿往上游走。因为我看她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冰冷的杀气。

我说：小姐，你误会了，我真的只是一个民工，没有人叫我去那里，就是我自己去的，至于去那里的原因，既然你看得这么严重，我就不妨直说吧。

她的眼睛一亮，说：快讲！

我说：撒尿。

她眉毛一扬，似乎没听懂。

我说：我去撒尿，就是，小便，用你们文明人的话，是去洗手间。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更加难看。她说：好，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乱说，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知道自己，已经不是活人了！

我一吓，难道我已经死了？但很快一想不可能，应该是她不大可能会说老话，老话应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过她那样说，还是有点儿吓人的。

我说：我说的是大实话，我就是去撒尿的，要不我们回去看看，我撒在那里的尿肯定还没干。

她说：既然这样，我也懒得跟你多话了，一切后果，由你自己承担。

说着她就出门离去。

我追到门外，说：外面黑，要不要我送你出去？

她说：不用！

我说：那你顺着这条巷子一直朝前走到头，右手拐弯就是出口，那里的门没锁。

她回过头来，打量了我一眼，说：用不着你关照。

我说：好，好，那你走好。

她说：你不要连后悔都来不及，你死定了！

这一次，我脚底的寒意开始一股一股往上窜，像无数条细蛇，顺着小腿，大腿，纷乱地游走到我的屁股上，然后汇集起来，一起向我的心脏进发。突然就有一种“万箭穿心”的感觉。难道，我就这样大难临头了？



4 被人跟踪

昨晚没有睡好，白天干活有点儿没劲。扛了几包水泥，就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刚坐下，同乡小喜就靠过来，悄悄地说：发现没有？

我说：什么？

他说：还没发现？有人跟踪你啊。

我一吓，说：怎么会？哪里？

他看着我，用嘴角朝后面歪了歪。

我这才看到在他身后二三十米开外，站着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一看就不是在工地干活的。

我说：跟踪我干什么？说不定，他们是在玩。

他说：开始我也这样想，但我发现他们一直在盯着你看，而且你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我说：怎么可能？我一个穷光蛋，跟踪我有什么好处？

他说：是不是你得罪什么人了？或者犯下什么事了？我看那两个人，要么是道上的，要么是便衣。

我又一吓，心中暗想会不会跟昨晚的事情有关？

他说：还是小心点吧，被人盯上，肯定不是好兆头。

我说：嗯。不过我又没干什么事情，盯上也不怕。

他说：干没干什么事情，你自己心中有数，我干活去了。

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也站起身来，继续去扛水泥去了。这次我留了个心眼儿，每走到一个地方，都关注一下身后。果然，那两个人始终保持着和我若即若离的距离。那应该是什么人呢？我想起昨晚那个女的临走时说的那句话，虽然她是一个美女，但口气里分明流露出一股杀气。看来，那两个人是她派来的。而且她也不像是吃公家饭的，那么就有可能是道上的了。既然是道上的，那这两个人，就肯定也是道上的了。看来这次遇到麻烦了。他们跟踪我，想干什么？第一种可能是在无人之处绑架我，第二种可能就是找个机会把我解决了。既然她昨晚说我死定了，那么第二种可能性更大。这两个人可能是她雇来的职业杀手。

一想到身后有两个职业杀手，怀里藏着刀子，说不定还有手枪，在寻找着机会下手，我的腿肚子就有点儿发软。我看到一个画面：我走到一个无人的墙角，正在撒尿，他们就无声无息地贴上来，拔出刀子在我后背上捅了几下，我倒在了地上。或者，我在街上行走，他们不动声色地迎面走来，到我跟前突然掏出一把手枪，对准我的额头就是一枪，然后扬长而去。当然，最有可能的是晚上，我睡着了，他们摸到了我的住处，一个拿着斧头，一个搬块石头，朝我头上一顿乱砍乱砸。



我开始感到心惊肉跳。生命是如此的无常，一点都不安全。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危险就从天而降了。于是，我干活时尽量往人多的地方靠，尽量不单独去无人的地方。即使撒尿，我也找一个能够被人看见的位置。反正我们这帮人都无所谓，有时来不及找地方，当众掏出那东西来放水，也没人会大惊小怪。

那两个人倒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基本上就在不远的地方呆着，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人走开了，剩下一个人守着，过了一会儿，走开的人回来了，守着的那个人又走开了。我知道他们是在轮流吃饭。我也懒得管他们，去食堂里吃了两碗饭，稍微坐了一会儿，又回到工地继续干活。

下午他们还是老样子，继续在我看不远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举动，有时一边抽烟一边说笑，让我产生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在跟踪我？我的胆子又稍微大了些。

干了一会儿活，我就装着有事的樣子，朝着他们的方向走过去。

他们似乎已经发现我在走向他们，都不看我，只顾说着话，好像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还是发现，他们的神色不太自然，好像有点儿走神。我知道，他们的注意力其实集中在我们身上。当我走到他们附近时，我的心跳突然就加快了，好像正在走向一个陷阱，或者一头猛兽，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其实已经暗藏凶险。我终于没有胆量走得更近，而是在离开他们还有十米左右的地方，拐了个弯，进入了一条巷道。

我一边在巷道里走着，一边关注着身后，看他们有没有跟进来。

虽然我脑后没长眼睛，但是我依旧可以捕捉到他们躲躲闪闪的脚步。巷道里没有人。只有我，和他们。我突然发现自己有点儿愚蠢，好像有点儿自投罗网的感觉。他们等了将近一天都没等到的机会，被我一念之间，就为他们制造出来了。难道这就是天意吗？我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做。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潜意识里指挥着我，让我自己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现在，我要反悔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堵住了我的退路。我不敢回头看，不敢做任何举动，只敢迈着不紧不慢的脚步，一路往前走着。

虽然是白天，整个鞋城里依旧比较暗。长长的巷道，没有灯光。

我看着两边的商铺，一格一格，像一张一张无声无息的嘴巴，排列整齐地在我们身边往后移动。我似乎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我想到了那间商铺，和那场尿。

如果我不去那间商铺，或者不需要撒尿，我就不会落到这种处境里。看来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我在商铺门后站了一会儿，有点儿犹豫，但还是走了进去。我知道，进去之后，我就出不来了。他们跑到商铺门口，只需十几秒中。他们是不会放弃这个绝佳机会的。我仿佛看到他们飞快跑过来的样子。一边跑，一边掏出手枪或刀。很快，他们就已经守候在商铺门边了。我已经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鳖，只要一出去，他们马上就会下手。或者，他们在门外稍微等候一下，就会同时进来，直接在商铺里面解决掉我。

这座建筑实在太大了。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我在里面大声喊叫的话，是没有人能



够听得到的。

我忽然有点儿伤感。想到了老家的小英，那个我连手都没有拉过的对象。她还等着我回家盖一间瓦房，然后娶她过门呢。当然我也想到了昨夜那个女人，唉，那么好看一个美女，想不到心肠那么狠毒，又没有招惹她，居然就要了我的命。早知道这样，昨夜我不如先下手为强，趁她什么也不知道，品尝一下美女的滋味，虽然今天把小命丢掉了，也算超值享受了一回。

我站在那间商铺里，看到昨天撒的那场尿，应该先是在石膏板墙上冲刷了一大片，然后又在地砖上趟了一大片。现在已经干了，加上光线比较暗，连痕迹也找不到了。我在那里蹲下来，终于闻到了那股熟悉的味道。是我的尿味。那就让它陪着我度过最后的时光吧。我决定不再起身，就蹲在那里，等着那两个人进来。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进来的。他们会把我摁在地上，用刀割开我的脖子。然后，我身体里会流出很多液体，和我昨晚留在墙上、地上的液体会合。

是的。我知道，他们要进来了。

5 魂飞魄散

我在那间商铺里等了很久，那两个人却迟迟没有进来。他们有那么好的耐心？一直守在门外？我有点儿奇怪。但我也不能轻易走出去。商铺里的光线越来越弱了，我知道，外面的天空正在一点儿一点儿暗下来。

我终于忍不住，轻轻咳嗽了一声。

没有反应。

我胆子大了起来，说：喂，外面有人吗？

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站了起来，决定走出去看看。事到临头，害怕也没用。不如主动出击，出去问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我知道你们在外面，说吧，有什么事？

外面仍然一片寂静。

我就走了出去。要来，就来吧，子弹也好，刀也好，石块也好，斧头也好，都朝我头上来吧。别总是跟我耗着，老是不动，憋得人多难受啊。

走到外面，巷道里空无一人。那两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就消失了。难道是我的幻觉？我顺着进来的路，在巷道里慢吞吞地往外走。并不停地用机警的目光，朝着两边的商铺里搜索。我怀疑那两个人，可能正躲在某一间商铺里。但是我一无所获。

一排一排的商铺，一条一条的巷道，从我身边往后移动着。我忽然感觉到有很多双雪亮的眼睛，隐伏在那些黑暗的商铺里，放着无声的光。

我走出鞋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两个人。也许，他们已经回



去了？还是依旧隐藏在鞋城里面？我不知道。我去食堂吃了晚饭，就回住处去了。

晚上睡觉时，我在床边放了一根木棍。

睡到半夜过后，我忽然就醒来了。在睁开眼睛之前，我感到有点儿奇怪，睡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醒了呢？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是因为听到某种声音才醒来的。什么声音呢？我一时没有分辨出来。可能是在潜意识里比较警觉的缘故。其实整个鞋城还是很安静的。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得到，在我的附近，有人在轻手轻脚地走动，手脚轻到几乎没有声音的地步。是的，被我敏锐的身心捕捉到了。在这种时候，有谁，会在鞋城里轻手轻脚地走动呢？如果是工友出来撒尿，脚步都是比较重的，因为白天干活很累，晚上睡得晕呼呼的，又没什么顾忌，根本不可能轻手轻脚。如果不是工友，那么谁会到这里来呢？来干什么呢？

我的毛发马上又竖立起来，头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醒。难道，是在这个时候，来要我的命？在黑暗中，我摸到了床边的那根木棍。然后屏住呼吸，凝神倾听着外面的动静。

是有人在走动。那脚步声，是若有若无的，时断时续的，但却是存在的。虽然不仔细听，根本发觉不了。而且，我听出脚步声是朝着我住的地方来的。

这一下，我更加紧张了。是来找我的？那就肯定是来要我的命了。看来，白天那两个人并没有消失，他们一直躲在某一个地方，在跟踪着我。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抓着那根木棍的手心，早已是汗水淋淋了。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声音就到了我的门口。

手脚还是那么轻，我感觉到是摸过来的。有一个人，还是两个，甚至更多？我无法判断出来。但我知道门外有人。我睡在一间未完工的商铺，没有门。外面的人，可以直接冲进来。在黑暗中，我睁大眼睛，看着外面黑黑的巷道。如果有一个人出现在门口，我应该可以看到一团模糊的影子。我想问一声外面是谁，但我不敢。我怕惊动外面的人，反而对我不利。因为我感觉到那人是轻手轻脚的。为什么？可能是不想让我发现。

在黑暗中，我像一只惊弓之鸟，躺在床上，等待着灭顶之灾的来临。我的触觉非常灵敏，眼睛也似乎具备透视能力，能够像红外线那样，穿透墙壁，看到门外的情景。我似乎看到门的两边，站着两个人，他们把身体紧贴在门边上，然后，把脸一点一点向门口移过来，门的两边，就慢慢出现两张半边的脸，都是一只眼睛，在朝里面看。我的心跳得怦怦直响，血液在血管里流得很快，我甚至听到脑袋后面，有类似瀑布的流动声。要来了，要来了！

我忽然想到，门外站的，是不是鬼？

一想到鬼，我更加害怕了。回想昨天夜里遇到的事情，和白天的经历，实在不可思议。难道真的遇到鬼了？昨天夜里遇到的，是个女鬼？否则的话，这么一个弱小的